

Annabel 安娜贝尔

【加】凯瑟琳·温特 (Kathleen Winter) 著

葛甲 译

雌雄同体开启了生命的一种全新形式，它可能很奇异，也可能具有无法抑制的美。

——《安娜贝尔》

一部双性人探寻自我的成长史诗

直抵人性深处最幽暗的角落
聆听心灵深处最隐秘的萌动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安娜贝尔 / (加) 温特著 ; 葛甲译. --北京 : 新世界出版社,
2011.11

ISBN 978-7-5104-2279-9

I . ①安… II . ①温… ②葛… III . ①长篇小说—加
拿大—现代 IV . ①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204921号

ANNABEL by Kathleen Winter

Copyright © 2010 by Kathleen Winter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ransatlantic Literary Agency Inc.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安娜贝尔

策 划：青豆书坊
作 者：[加] 凯瑟琳·温特
责任编辑：余守斌 熊文霞
特约编辑：信宁宁
责任印制：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100037）
发 行 部：（010）6899 5968 （010）6899 8733（传真）
总 编 室：（010）6899 5424 （010）6832 6679（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电话：+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frank@nwp.com.cn
印 刷：三河市祥达印装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640mm × 940mm 1/16
字 数：220千字 印 张：20.5
版 次：2011年12月第1版 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04-2279-9
定 价：32.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010）6899 8638

精彩评论

• 我喜欢这篇小说有诸多原因：其语言和思想之干净明朗实为少见，其精准的细节描写令人赞叹，其独一无二的视角令人欣赏，其无处不在的幽默令最晦暗的片断光彩照人。很高兴迎来加拿大文坛独具创新的一朵奇葩。

——约翰·梅特卡夫，加拿大作家、编辑、评论家

• 一个有关身份、接受与家庭的令人心痛的故事，一本令人震惊、动人心魄的小说……《安娜贝尔》标志着一个我们所需要的文学天才的到来。

——《纪事先驱报》

• 一部关于秘密与沉默的小说……温特在这本书中所创造的是一个不亚于双性人出生那样的奇迹。《安娜贝尔》剥去了性别的符号，提出了一个终极的存在问题：“我们是什么？”

——《环球邮报》

• 一部美丽的书，诗意盎然、扣人心弦……《安娜贝尔》的力量在于探寻性别和自我的困境。我从未读过一部小说，对一个挣扎活在自我中的、被世界视作可怕错误的人，有着如此完美的刻画。

——《全国邮报》

• 温特那如诗如画的语言和小说那清明澄澈的景色描写令人神往。

——《纽约客》

安娜贝尔，安娜贝尔，何处是你的去向？我为你四处找寻，我为你四处寻找……

——卡特·戈德曼

尽管性别有所不同，但它们却是混合存在的。在每个人身上，都会发生从一种性别朝着另一种性别摇摆不定的现象。通常情况下保持了男性或女性外表的只有服装，但藏在服装之下的性别，则恰恰与外表相反。

——弗吉尼亚·伍尔芙

引子

“爸爸！”

小船上的那位盲人正在梦中。

一只白驯鹿为何要来到比弗河畔，来到这片鹿群生活的林地？它为何要离开白光耀眼的北极冻土地带，神出鬼没地把影子投在此处？为什么会有只白驯鹿离开它的队伍，孤独地行走了几千英里来到这里。鹿群生活是舒适的，鹿群是行走在大地上的驯鹿们无法放弃和割舍的一种组织结构。如果你是一只猎鹰或一只王绒鸭，能从天空俯瞰大地上的鹿群，会发现它们就像是轻柔地漂浮在雪面上的一层薄雾，与云彩别无二致。“我们很柔顺，”鹿群喃喃自语，“我们没有獠牙，我们咬不开肉，我们在生命中的任何时候都不分离；我们彬彬有礼，我们中的任何一员为何想要脱离鹿群？脱离、分开、隔绝，这些都是沉重的词汇。如果我们中有任何一员离开了，不再是鹿群的一部分，唯一的原因就是——它迷路走失了。”

小船漂浮在波澜不惊的河中央，四周是宁静的黑色河水，一些废弃物飘在水面上，白色泡沫上下左右地围绕着它们。白驯鹿静静

地站在那里，就在那阳光穿过黑色树桩所形成的斑驳光影下，凝视着小船里的男人和女孩。驯鹿蹄下的苔藓是白色的，看上去像是由与鹿身相同的物质所生成。如果考虑到来自天上和地下的光，站在那里的只是个轮廓而已。白驯鹿有可能是光照在地上所形成的，一团光构成了白驯鹿。似乎格雷厄姆·蒙塔格和女儿梦想中的事情已成为现实。

“爸爸？”安娜贝尔从船上站起身来。在她能走路之前就被教过不要这么做，但这一次她还是这么做了。此时的小船还是平稳的，但女孩朝着那令她着迷之物伸出了双臂。她看见了，那只白驯鹿的肩上和宽阔的胸前，披着一件由霜雪形成的、闪闪发亮的斗篷。事实上，在白驯鹿的白色外套上，霜雪还会不时发出耀眼的光芒。她无法相信自己的父亲不只是个瞎子，而且还在睡觉；她无法相信生活对于一个男人来说会如此不公平，使得他竟然要错过眼前这一幕。她伸出了双手，那修长的双手是她父亲的最爱。他满怀希望地辛勤劳作，他所做的一切、所获得的一切，都是为了面前这个女孩。小船在平静的水面上翻了，翻在深不见底的河中央。片刻间，它就很轻易地翻了过去。猎枪掉下去了，重的日用品沉下去了，轻的和不吃水的包裹浮在水面上。

格雷厄姆·蒙塔格从未学过游泳，根本不知道该如何游泳；他的女儿安娜贝尔也不会。

目 录

Contents

引 子 / I

Part I

1. 新世界 / 003
2. 比弗河 / 010
3. 教堂外的托马辛娜 / 020
4. 量尺 / 027
5. 洗礼 / 035

Part II

6. 鹊桥 / 045
7. 伊莱扎维塔·基里洛夫娜 / 053
8. 沃利·米谢林 / 066
9. 拉辛颂歌 / 078
10. 消失 / 093
11. 旧爱 / 105

Part III

- 12. 新教师 / 119
- 13. 转瓶游戏 / 129
- 14. 莱欧克拉斯医生 / 138
- 15. 鬼鸮 / 151
- 16. 疏离 / 161
- 17. 男子汉 / 177
- 18. 舞会之夜 / 186
- 19. 嫁妆箱 / 199
- 20. 柳松鸡 / 206

Part IV

- 21. 凯恩斯杂货店 / 219
- 22. 嗓音诊所 / 224
- 23. 特许王 / 229
- 24. 糖梅仙女 / 236
- 25. 裂缝 / 241
- 26. 巴特瑞路 / 246
- 27. 莲花 / 254
- 28. 服装银行 / 265
- 29. 土豆种子 / 269
- 30. 化妆师 / 274
- 31. 海葵 / 285
- 32. 黄金 / 291
- 33. 红鹰 / 302
- 34. 优雅之火 / 308

尾 声 / 315

致 谢 / 318



1. 新世界

韦恩·布莱克生于三月初，当春天的第一抹痕迹将冰面破开之时。那日子对于以捕猎野鸭为生的拉布拉多^①人来说极为重要。如1968年在当地出生的大多数孩子一样，一生下来他就被一群女人团团围住。妈妈婚后结识的所有女人都来了：琼·马丁，艾丽莎·戈尔迪，还有托马辛娜·拜姬。这些女人懂得如何制作冻鱼，缝制鹿皮鞋，还能在丈夫外出狩猎的几个月里把烧火用的木头堆成垛而不会倒下；她们更明白，在正常分娩时产妇和孩子都需要些什么。

在拉布拉多东南海岸，这个名为克罗伊登港的小村子，有着所有拉布拉多人所共享的地球磁场。当大地把光线吸进去并发出颤动时，你能感到持续的脉冲作用在地面形成条纹。有时你还能用肉眼看到，一缕缕光线在大地上消失。并不是每一位旅行者都能感觉到这些，即使对于那些在其他地方不断寻找这种现象的人们来说，这样的情景也只能在沙漠里和岩石山顶才看得见。一位来自纽约的旅行者，也许能亲身体验到这一现象。那些探险者、教师以及对热咖啡和印着密密麻麻文字的报纸情有独钟的人，在这里感受到更为本原的东西之后，一种来到新世界的感觉被注入他们的血液。这是个真正的新世界，与那些前往神秘之处的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以及散布在公路上的卖烤饼、汉堡与汽油的，低矮且呈放射状分布的建筑物所代表的那个世界完全不同。一位来到拉布拉多的旅行者或许能够感觉到这里的磁性能量、或许感觉不到，但此人定会怀揣疑问。来访者不得不将自己变成一个开放的电路，去接收大地释放出

① 拉布拉多（Labrador）：北美洲最大半岛，东部属于加拿大的纽芬兰与拉布拉多省，西部以及西南部属于魁北克省。东南部隔贝尔岛海峡与纽芬兰岛相望。
(本书所有注释均为译者和编者所加。)

的能量。当然也不是每个人都会有如此的感知力。正如每个出生在拉布拉多的人一样，有些人从一出生就知道自己的故土上存在着一套呼吸系统，可以从岩石、山脉、河流以及地球之外的一切引力活动中吸取能量，然后再将这些能量呼出来，作为对大地的回报。当然，有些人是不知道这些的。

韦恩出生在浴缸里，在父母特莱德韦和简辛塔的家中。特莱德韦是拉布拉多人，但简辛塔不是。特莱德韦子承父业，继续干着狩猎的营生，为此地的岩石所深深吸引；而简辛塔是圣约翰斯^①人，她18岁时来到克罗伊登港的小学校里教书，盘算着在这里有个三四年经验后，就能回到圣约翰斯的学校里教书。遇见特莱德韦之前，她觉得在这里的经历宛如冒险。

“我每天午餐都得吃面包和果酱。”当简辛塔在浴缸中经历着分娩时最剧烈的疼痛时，琼·马丁对艾丽莎和托马辛娜说道。克罗伊登港的每个女人都爱时不时地讲述自己是如何独自享受生活的。当丈夫捕猎归来待得太久，她们就会沉溺于这样的梦中。“我晚餐只吃几个煮鸡蛋就行了，每晚我都要在床上看完一本杂志。”

艾丽莎说：“我这身衣服要穿一星期，蓝色羊毛裤、灰衬衫、外加睡衣都塞在里边呢。从九月到六月，我都不会把睡衣脱掉。我想养只猫，不想养那些猎犬了，我还想存钱买架钢琴呢。”

女人们倒并非出于忿恨而希望丈夫出远门。这难捱的冬天，她们每天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劈木头，然后节省每一丝残存的活力，盼望丈夫回家时能够温存一番，不过她们明白这一切不过是幻想而已。接下来，吹口气就过去的夏天就要到了。火焰草、猪笼草和茅膏菜破土而出，给空气带来一股夸张挑逗的气息，急不可待地呼吸一口芬芳，意味着生活可以从现在开始了，但其实根本没什么开始。那些植物就像是能吞噬一切的野兽，夏天的时光包含着欲望、享受和毁灭，却还不够它们狼吞虎咽地来上一口。女人们不会投入

① 圣约翰斯（St. John's）：加拿大纽芬兰与拉布拉多省的省会，也是该地区最大的城市。

其中，她们期待着的是：夏日时光能在身边不断膨胀、膨胀到足以容纳她们的全部生活，但她们从未如愿。

当简辛塔不再呻吟，也不再去想因孩子即将出来，骨盆被掰开所带来的剧烈痛楚时，她又沉浸于梦想之中了。“我就不信我非得呆在这儿，”从小珐琅壶中倒出滚烫的咖啡时，她对朋友们说，“我要搬回蒙克斯顿路去。如果找不到一份教书的工作，那就干回老本行，到达克沃斯的洗衣店去，为纽芬兰宾馆洗白色的亚麻床单。”她的肚子此时已像一只成年海豹的肚子那么大了，藏在一条蓝围裙下面，围裙上缀着白色小碎花。

托马辛娜是唯一不做梦的女人。她没了父亲，对自己的丈夫——格雷厄姆·蒙塔格——保持了高度尊敬。她坚持认为自己的丈夫无所不能，他不会让屋子变冷，总是最后一个出去狩猎，第一个回到她身边；他是个盲人，需要托马辛娜的存在。丈夫还给她带来了安娜贝尔，一个红头发的女儿，托马辛娜称她为“福星”或“小蜜蜂”。如今女儿已经11岁了，能帮父亲在独木舟上指引方向，她有着如托马辛娜一般清醒与明智的头脑。此刻，像克罗伊登港的所有猎人一样，格雷厄姆出门了，带着安娜贝尔，驾着他的白色小舟行驶在河上。女儿守在船头，告诉他该往哪个方向划，但其实在安娜贝尔提醒之前，他一直都知道该怎么划。安娜贝尔还没出生的时候，格雷厄姆就在这条河上凭听觉航行了，他能听到每一块石头、冰块和每一股急流的动静。父亲在船上给安娜贝尔讲故事，她最喜欢的是一头白驯鹿加入林地牧群的真实故事。在遭遇事故弄瞎眼睛之前，父亲只见过一次白驯鹿，那时他还是个小男孩。每一次旅程，安娜贝尔都会寻找这只白驯鹿。托马辛娜告诉女儿，或许这只鹿已经不在世上，或许它又回到北极圈部落去了；此时，丈夫却把头转过去对着妻子，默默地提醒她不要毁掉女儿的梦想。

当孩子的头露出来以后，简辛塔的浴室被雪光充盈着。窗台上剃刀蛤的壳映射出白色的光，瓷砖、瓷器、女人的衬衣和她们的皮肤也都映出了白光。雪一样的白光，透过薄薄的窗帘照射进来，使

孩子的脸成为洁白房间中的明亮焦点——黄褐色的头发、红扑扑的脸、乌黑的睫毛，还有红色的小嘴。

在简辛塔的产房外，走廊那头的厨房里，木头烧得正旺，热气袭人。特莱德韦正把鹿肉饼放到熟猪油里煎，用开水泡上袋茶，接着切了块两寸厚的蔓虎刺浆果面包。虽然妻子正在生孩子，但他并不想在这屋里浪费太多时间。回家是为了吃饭，一小时内他还得驾着小白舟穿越在比弗河上。他的帽子是白色的，海豹皮外套、帆布短裤和靴子也是白色的，一代又一代的拉布拉多人在春天打猎时都是如此打扮。

鸭子分辨不出猎人的白色小舟与冰块之间有何差别。小舟载着猎人，阴沉沉地从黑水中划来，不管鸭子此时是在空中盘旋，或是把肥肚皮贴在水面上，小舟都会悄悄地在鸭群附近慢下来。特莱德韦藏身于白色之中，保持着沉默。他无法像格雷厄姆·蒙塔格一样用耳朵去观察，但在排除了所有杂念之后，就能听见地下泉水融化的滴流声。他可以闻一下拉布拉多茶树的厚叶子和茶籽，叶子内侧毛茸茸的，如草药一般的味道能用来提神；与此同时他还观察着鸭群飞翔的方向以及鸭群的数量，这些都能给猎人的下一步行动以启示。鸭子的每一次落下、转身，以及飞行中的加速和减速，都能精确告知猎人何时举起猎枪，何时放下。它们的印记就写在天上，如白昼一般清晰。特莱德韦完全理解，为何格雷厄姆·蒙塔格就算是个盲人，也能那么精确地击中鸭子；因为他注意到了，鸭子所处的位置与它们翅膀摆动所发出的声响之间存在着恒定的数学关系。鸭子转身时所发出的声音，以及它们那能够撕破大地沉寂的噪音，每一次都是不同的。鸭子的活动轨迹，就像是白衣猎人写在天地间的书法。

这是一套在年轻一代中已经失传的营生，可特莱德韦却能熟练把握其中的每个步骤以及所有微小细节。鸭子的每一个动作都是它们说的话，特莱德韦是从他父亲那里学来这一切的。比他小五岁的人，只能明白这些话的一半，但特莱德韦却全都知道，这一切都已融入他的语言和他的身体。这就是他生活的状态，同陆上或水中盘旋栖息的

野鸟为伴，与狩猎路上雪中的脚印和树枝留下的印记同行。能听懂野鸭语言的那个他，憎恶留在家中的时光。钟声滴答作响，家具上蒙着布，迟滞的空气涌人毛孔，几乎使他窒息。那里基本没有空气，有的只是布满灰尘颗粒的，令人窒息的薄纱，而且那里也总是太热了。如果那些憧憬丈夫不在身边生活的女人们了解他的感受，就不会满心欢喜地幻想一个人的时光了。特莱德韦从没有对其他男人讲过这些。朝着热面包块和咖啡壶，他笑了起来；但无论如何，他仍是有梦想的。他梦想中的生活，是同叔叔盖唐·约瑟夫一样终生不娶，在狩猎点沿线一百英里处有一所小房子，里面有硬面包、面粉、豌豆、茶叶，一张由两百年树龄的云杉树桩制成的桌子，一把海豹皮制成的长椅，还有锡制炉子。特莱德韦可以在那里读书、冥想，出门狩猎、回家剥兽皮，还可以学习点什么。盖唐·约瑟夫叔叔研读了普鲁塔克^①和亚里士多德，还有帕斯卡^②的《思想录》。他的一些旧书，被特莱德韦拿到了自己的狩猎棚屋里，除此之外，棚屋里边还有一些他自己的书。当他有幸享用狩猎时的独处光景时，那些书总是能让他读到深夜。很多猎人都是这样的，他们离开家去狩猎、冥想、学习，特莱德韦只是其中之一。他不仅学习认字，还学习野生动物的习性、北极光的律动、星辰的轨道。但他不明白如何学习女人，如何理解家庭生活的牢笼，以及如何在家中实现任何形式的真正快乐。曾有一段时间，他真希望自己从未被简辛塔那漂亮的睡衣诱惑过。它是由乱糟糟的、一点都不结实的丝缎和网眼布制成的，甚至连最小的鲑鱼都能挣脱它。在户外，属于他的世界里，最能让他联想起那睡衣的就是昴星团周围一圈薄雾似的光晕。在他的“猎人图书馆”里有本《圣经》，当他读到这一段时，就会想起妻子的可爱：“你能系住昴星的结，还是能解开参星的带？”在离开妻子几个月后，他躺在坚硬的长椅上读到那些诗句，便想起了妻子的美丽。但他可曾对妻子说起过这些？从

① 普鲁塔克（Plutarch）：古罗马时代的希腊作家。

② 帕斯卡（Pascal）：法国著名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和散文家。其哲学名著《思想录》影响深远。



没说过。

从家里到狩猎地，所过之处被孤寂笼罩。特莱德韦爱自己的妻子，因为他曾向妻子做出过爱的承诺。但荒野的中央正向他发出召唤，他爱那里胜于任何承诺。荒野的中央是他的心境所在，但也总还是有个地理上的坐标，这个坐标就位于一个不知名的湖。加拿大地图师曾命名过这个湖，但居住在拉布拉多的人们却给它起了个不一样的名字，这名字直到现在仍不为人知，成了个秘密。在湖的中心有个漩涡，河水向相反方向流动。一股水流奔向东南注入比弗河，经汉弥尔顿湾，从克罗伊登港进入北大西洋；另一股水流从中央向西北方向流入昂加瓦湾。漩涡的中心是四季的故乡，是胡瓜鱼和驯鹿群的诞生地，也是普通人在家庭生活中绝不可能接触到的深奥知识的源头。特莱德韦在狩猎季结束时离开这个地方，负责任地回到他的房子，回到他在20多岁时欣然建立起来的家。但他心里认为，这房子是属于妻子的，那个水流变换的地方才属于他，日后也将会属于他的任何一个儿子。

如今，特莱德韦与简辛塔第一个孩子的头在白色的房子里闪亮登场了，接着是肩膀，连着脐带的肚皮、小鸡鸡、大腿、膝盖和脚趾也都出来了，但他没有亲眼目睹这一切。托马辛娜从孩子粉嘟嘟的嘴里抠出一块粘液，并用她的大手轻轻抚摸着孩子的脸、肚子和屁股，就像是给自家烤的面包上抹黄油。接着，她把孩子送回到妈妈身边。正当孩子伏在简辛塔的乳房上时，托马辛娜发现了细微的异样，那里像开了一朵花似的，一只睾丸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别的什么东西。她等到的是一个永恒的瞬间，巨大的恐惧感向她袭来。这是一个人们无法等待的瞬间，一个开启了生存与死亡大门的瞬间。女人们会仔细审视那扇大门，仿佛里面住着什么人。这一次，当托马辛娜仔细看过那里之后，她明白有些事情完全搞错了。发生错误的并不仅仅是眼前的这个孩子——另外一个女人的孩子，也是她自己的孩子，不管你有多么爱他，错误还是发生了。

托马辛娜像个助产士似的，在简辛塔和孩子面前俯下身来，给